紅樓夢/第01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十六回　賈元春才選鳳藻宮　秦鯨卿夭逝黃泉路

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，約定與秦鐘讀夜書。偏那秦鐘秉賦最弱，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，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，未免失于調養，回來時便咳嗽傷風，懶進飲食，大有不胜之狀，遂不敢出門，只在家中養息。寶玉便掃了興頭，只得付于無可奈何，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。

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，俱已妥協。老尼達知張家，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受了前聘之物。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，卻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，聞得父母退了前夫，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。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，他也是個极多情的，遂也投河而死，不負妻義。張李兩家沒趣，真是人財兩空。這里鳳姐卻坐享了三千兩，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。自此鳳姐膽識愈壯，以後有了這樣的事，便恣意的作為起來。也不消多記。

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，宁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，鬧熱非常。忽有門吏忙忙進來，至席前報說：“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。”唬的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，忙止了戲文，撤去酒席，擺了香案，啟中門跪接。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，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。那夏守忠也并不曾負詔捧敕，至檐前下馬，滿面笑容，走至廳上，南面而立，口內說：“特旨：立刻宣賈政入朝，在臨敬殿陛見。”說畢，也不及吃茶，便乘馬去了。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。只得急忙更衣入朝。

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，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。有兩個時辰工夫，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，又說“奉老爺命，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”等語。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，在大堂廊下佇立，那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鳳姐、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，聽如此信至，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。

賴大稟道：“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，里頭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。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，說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，加封賢德妃。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。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，速請老太太領著太太們去謝恩。”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，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。于是都按品大妝起來。賈母帶領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，一共四乘大轎入朝。賈赦、賈珍亦換了朝服，帶領賈蓉、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。于是宁榮兩處上下里外，莫不欣然踊躍，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，言笑鼎沸不絕。

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，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，不意被秦業知覺，將智能逐出，將秦鐘打了一頓，自己氣的老病發作，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。秦鐘本自怯弱，又帶病未愈，受了笞杖，今見老父氣死，此時悔痛無及，更又添了許多症候。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。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，亦未解得愁悶。賈母等如何謝恩，如何回家，親朋如何來慶賀，宁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，眾人如何得意，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，毫不曾介意。因此眾人嘲他越發呆了。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，先遣人來報信，明日就可到家，寶玉聽了，方略有些喜意。細問原由，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，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，此來後補京缺，與賈璉是同宗弟兄，又與黛玉有師從之誼，故同路作伴而來。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，諸事停妥，賈璉方進京的。本該出月到家，因聞得元春喜信，遂晝夜兼程而進，一路俱各平安。寶玉只問得黛玉“平安”二字，餘者也就不在意了。

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，果報：“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。”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，未免又大哭一陣，後又致喜慶之詞。寶玉心中品度黛玉，越發出落的超逸了。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，忙著打掃臥室，安插器具，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寶釵、迎春、寶玉等人。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，轉贈黛玉。黛玉說：“什麼臭男人拿過的！我不要他。”遂擲而不取。寶玉只得收回，暫且無話。

且說賈璉自回家參見過眾人，回至房中。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，無片刻閒暇之工，見賈璉遠路歸來，少不得撥冗接待，房內無外人，便笑道：“國舅老爺大喜！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。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，說今日大駕歸府，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，不知賜光謬領否？”賈璉笑道：“豈敢豈敢，多承多承。”一面平兒與眾丫鬟參拜畢，獻茶。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，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。鳳姐道：“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！見識又淺，口角又笨，心腸又直率，人家給個棒槌，我就認作‘針’。臉又軟，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，心里就慈悲了。況且又沒經歷過大事，膽子又小，太太略有些不自在，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著了。我苦辭了幾回，太太又不容辭，倒反說我圖受用，不肯習學了。殊不知我是捻著一把汗兒呢。一句也不敢多說，一步也不敢多走。你是知道

的，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，那一位是好纏的？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，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。‘坐山觀虎斗’，‘借劍殺人’，‘引風吹火’，‘站干岸兒’，‘推倒油瓶不扶’，都是全挂子的武藝。況且我年紀輕，頭等不壓眾，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。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了，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著討情，只要請我幫他幾日，我是再四推辭，太太斷不依，只得從命。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，更不成個体統，至今珍大哥哥還抱怨後悔呢。你這一來了，明兒你見了他，好歹描補描補，就說我年紀小，原沒見過世面，誰叫大爺錯委他的。”正說著，只聽外間有人說話，鳳姐便問：“是誰？”平兒進來回道：“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，我已經說了，打發他回去了。”賈璉笑道：“正是呢，方才我見姨媽去，不防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，生的好齊整模樣。我疑惑咱家并無此人，說話時因問姨媽，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丫頭，名叫香菱的，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，開了臉，越發出挑的標致了。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。”鳳姐道：“噯！往蘇杭走了一趟回來，也該見些世面了，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。你要愛他，不值什麼，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？那薛老大也是‘吃著碗里看著鍋里’的，這一年來的光景，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，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。也因姨媽看著香菱模樣兒好還是末則，其為人行事，卻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，溫柔安靜，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，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，明堂正道的與他作了妾。過了沒半月，也看的馬棚風一般了，我倒心里可惜了的。”一語未了，二門上小廝傳報：“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。”賈璉聽了，忙忙整衣出去。

這里鳳姐乃問平兒：“方才姨媽有什麼事，巴巴打發了香菱來？”平兒笑道：“那里來的香菱，是我借他暫撒個謊。奶奶說說，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沒了。”說著，又走至鳳姐身邊，悄悄的說道：“奶奶的那利錢銀子，遲不送來，早不送來，這會子二爺在家，他且送這個來了。幸虧我在堂屋里撞見，不然時走了來回奶奶，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，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，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。我們二爺那脾氣，油鍋里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，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己，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。所以我赶著接了過來，叫我說了他兩句，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，我就撒謊說香菱來了。”鳳姐聽了笑道：“我說呢，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，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里人來了？原來你這蹄子肏鬼。”

說話時賈璉已進來，鳳姐便命擺上酒饌來，夫妻對坐。鳳姐雖善飲，卻不敢任興，只陪侍著賈璉。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來，賈璉鳳姐忙讓吃酒，令其上炕去。趙嬤嬤執意不肯。平兒等早于炕沿下設下一杌，又有一小腳踏，趙嬤嬤在腳踏上坐了。賈璉向桌上揀兩盤肴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。鳳姐又道：“媽媽很嚼不動那個，倒沒的矼了他的

牙。”因向平兒道：“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爛，正好給媽媽吃，你怎麼不拿了去赶著叫他們熱來？”又道：“媽媽，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。”趙嬤嬤道：“我喝呢，奶奶也喝一盅，怕什麼？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。我這會子跑了來，倒也不為飲酒，倒有一件正經事，奶奶好歹記在心里，疼顧我些罷。我們這爺，只是嘴里說的好，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。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。我也老了，有的是那兩個兒子，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，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。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，你答應的倒好，到如今還是燥屎。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來，那里用不著人？所以倒是來和奶奶來說是正經，靠著我們爺，只怕我還餓死了呢。”

鳳姐笑道：“媽媽你放心，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。你從小兒奶的兒子，你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？拿著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。可是現放著奶哥哥，那一個不比人強？你疼顧照看他們，誰敢說個‘不’字兒？沒的白便宜了外人。-我這話也說錯了，我們看著是‘外人’，你卻看著‘內人’一樣呢。”說的滿屋里人都笑了。趙嬤嬤也笑個不住，又念佛道：“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來了。若說‘內人’‘外人’這些混帳原故，我們爺是沒有，不過是臉軟心慈，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可不是呢，有‘內人’的他才慈軟呢，他在咱們娘兒們跟前才是剛硬呢！”趙嬤嬤笑道：“奶奶說的太盡情了，我也樂了，再吃一杯好酒。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，我就沒的愁了。”

賈璉此時沒好意思，只是訕笑吃酒，說“胡說”二字，——“快盛飯來，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。”鳳姐道：“可是別誤了正事。才剛老爺叫你作什麼？”賈璉道：“就為省親。”鳳姐忙問道：“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？”賈璉笑道：“雖不十分准，也有八分准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可見當今的隆恩。歷來聽書看戲，古時從未有的。”趙嬤嬤又接口道：“可是呢，我也老糊涂了。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，什麼省親不省親，我也不理論他去，如今又說省親，到底是怎麼個原故？”賈璉道：“如今當今貼体萬人之心，世上至大莫如‘孝’字，想來父母兒女之性，皆是一理，不是貴賤上分別的。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，皇太後，尚不能略盡孝意，因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，拋離父母音容，豈有不思想之理？在兒女思想父母，是分所應當。想父母在家，若只管思念女兒，竟不能見，倘因此成疾致病，甚至死亡，皆由朕躬禁錮，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，亦大傷天和之事。故啟奏太上皇，皇太後，每月逢二六日期，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。于是太上皇，皇太後大喜，深贊當今至孝純仁，体天格物。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旨意，說椒房眷屬入宮，未免有國体儀制，母女尚不能愜怀。竟大開方便之恩，特降諭諸椒房貴戚，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，凡有重宇別院之家，可以駐蹕關防之外，不妨啟請內廷鸞輿入其私第，庶可略盡骨肉私情，天倫中之至性。此旨一下，

誰不踊躍感戴？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，修蓋省親別院呢。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，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。這豈不有八九分了？”

趙嬤嬤道：“阿彌陀佛！原來如此。這樣說，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？”賈璉道：“這何用說呢！不然，這會子忙的是什麼？”鳳姐笑道：“若果如此，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。可恨我小幾歲年紀，若早生二三十年，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。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，比一部書還熱鬧，我偏沒造化赶上。”趙嬤嬤道：“唉喲喲，那可是千載希逢的！那時候我才記事兒，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，修理海塘，只預備接駕一次，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！說起來……”鳳姐忙接道：“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。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，凡有的外國人來，都是我們家養活。粵、閩、滇、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。”

趙嬤嬤道：“那是誰不知道的？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，說‘東海少了白玉床，龍王來請江南王’，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。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，嗳喲喲，好勢派！獨他家接駕四次，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，告訴誰誰也不信的。別講銀子成了土泥，憑是世上所有的，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，‘罪過可惜’四個字竟顧不得了。”鳳姐道：“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，豈有不信的。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？”趙嬤嬤道：“告訴奶奶一句話，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！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？”正說的熱鬧，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。鳳姐便知有事等他，忙忙的吃了半碗飯，漱口要走，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：“東府里蓉，薔二位哥兒來了。”賈璉才漱了口，平兒捧著盆盥手，見他二人來了，便問：“什麼話？快說。”鳳姐且止步稍候，聽他二人回些什麼。賈蓉先回說：“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：老爺們已經議定了，從東邊一帶，借著東府里花園起，轉至北邊，一共丈量准了，三里半大，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。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，明日就得。叔叔才回家，未免勞乏，不用過我們那邊去，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。”賈璉笑著忙說：“多謝大爺費心体諒，我就不過去了。正經是這個主意才省事，蓋造也容易，若采置別處地方去，那更費事，且倒不成体統。你回去說這樣很好，若老爺們再要改時，全仗大爺諫阻，萬不可另尋地方。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請安去，再議細話。”賈蓉忙應幾個“是”。

賈薔又近前回說：“下姑蘇聘請教習，采買女孩子，置辦樂器行頭等事，大爺派了侄兒，帶領著來管家兩個兒子，還有單聘仁，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，一同前往，所以命我來見叔叔。”賈璉聽了，將賈薔打諒了打諒，笑道：“你能在這一行么？這個事雖不算甚大，里頭大有藏掖的。”賈薔笑道：“只好學習著辦罷了。”

賈蓉在身旁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，鳳姐會意，因笑道：“你也太操心了，難道大爺比咱們還不會用人？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。誰都是在行的？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，‘沒吃過豬肉，也看見過豬跑’。大爺派他去，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，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价錢會經紀去呢！依我說就很好。”賈璉道：“自然是這樣。并不是我駁回，少不得替他算計算計。”因問：“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？”賈薔道：“才也議到這里。賴爺爺說，不用從京里帶下去，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。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，先支三萬，下剩二萬存著，等置辦花燭彩燈并各色帘櫳帳縵的使費。”賈璉點頭道：“這個主意好。”

鳳姐忙向賈薔道：“既這樣，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，你就帶他們去辦，這個便宜了你呢。”賈薔忙陪笑說：“正要和嬸嬸討兩個人呢，這可巧了。”因問名字。鳳姐便問趙嬤嬤。彼時趙嬤嬤已聽呆了話，平兒忙笑推他，他才醒悟過來，忙說：“一個叫趙天梁，一個叫趙天棟。”鳳姐道：“可別忘了，我可干我的去了。”說著便出去了。賈蓉忙送出來，又悄悄的向鳳姐道：“嬸子要什麼東西，吩咐我開個帳給薔兄弟帶了去，叫他按帳置辦了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別放你娘的屁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，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？”說著一徑去了。

這里賈薔也悄問賈璉：“要什麼東西？順便織來孝敬。”賈璉笑道：“你別興頭。才學著辦事，倒先學會了這把戲。我短了什麼，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，且不要論到這里。”說畢，打發他二人去了。接著回事的人來，不止三四次，賈璉害乏，便傳與二門上，一應不許傳報，俱等明日料理。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早賈璉起來，見過賈赦賈政，便往宁府中來，合同老管事的人等，并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，審察兩府地方，繕畫省親殿宇，一面察度辦理人丁。自此後，各行匠役齊集，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，搬運移送不歇。先令匠人拆宁府會芳園牆垣樓閣，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。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已拆去。當日宁榮二宅，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，然這小巷亦系私地，并非官道，故可以連屬。會芳園本是從北拐角牆下引來一股活水，今亦無煩再引。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，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，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，皆可挪就前來。如此兩處又甚近，湊來一處，省得許多財力，縱亦不敷，所添亦有限。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，一一籌畫起造。

賈政不慣于俗務，只憑賈赦，賈珍，賈璉，賴大，來升，林之孝，吳新登，詹光，

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布。凡堆山鑿池，起樓豎閣，种竹栽花，一應點景等事，又有山子野制度。下朝閒暇，不過各處看望看望，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。賈赦只在家高臥，有芥豆之事，賈珍等或自去回明，或寫略節，或有話說，便傳呼賈璉，賴大等領命。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。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。賈珍，賴大等又點人丁，開冊籍，監工等事，一筆不能寫到，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。暫且無話。

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，賈政不來問他的書，心中是件暢事，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，也著實懸心，不能樂業。這日一早起來才梳洗完畢，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，忽見茗煙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，寶玉忙出來問他：“作什麼？”茗煙道：“秦相公不中用了！”寶玉聽說，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“我昨兒才瞧了他來，還明明白白，怎麼就不中用了？”茗煙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才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。”寶玉聽了，忙轉身回明賈母。賈母吩咐：“好生派妥當人跟去，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，不許多耽擱了。”寶玉聽了，忙忙的更衣出來，車猶未備，急的滿廳亂轉。一時催促的車到，忙上了車，李貴，茗煙等跟隨。來至秦鐘門首，悄無一人，遂蜂擁至內室，唬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母并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。

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，移床易簀多時矣。寶玉一見，便不禁失聲。李貴忙勸道：“不可不可，秦相公是弱症，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，所以暫且挪下來松散些。哥兒如此，豈不反添了他的病？”寶玉聽了，方忍住近前，見秦鐘面如白蜡，合目呼吸于枕上。寶玉忙叫道：“鯨兄！寶玉來了。”連叫兩三聲，秦鐘不睬。寶玉又道：“寶玉來了。”

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，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，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。那秦鐘魂魄那里肯就去，又記念著家中無人掌管家務，又記挂著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，又記挂著智能尚無下落，因此百般求告鬼判。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，反叱吒秦鐘道：“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，豈不知俗語說的：‘閻王叫你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’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，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，有許多的關礙處。”正鬧著，那秦鐘魂魄忽聽見“寶玉來了”四字，便忙又央求道：“列位神差，略發慈悲，讓我回去，和這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。”眾鬼道：“又是什麼好朋友？”秦鐘道：“不瞞列位，就是榮國公的孫子，小名寶玉。”都判官聽了，先就唬慌起來，忙喝罵鬼使道：“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，你們斷不依我的話，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才罷。”眾鬼見都判如此，也都忙了手腳，一面又抱怨道：“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，原來見不得‘寶玉’二字。依我們愚見，他是陽，我們是陰，怕他們

也無益于我們。”都判道：“放屁！俗語說的好，‘天下官管天下事’，自古人鬼之道卻是一般，陰陽并無二理。別管他陰也罷，陽也罷，還是把他放回沒有錯了的。”眾鬼聽說，只得將秦魂放回，哼了一聲，微開雙目，見寶玉在側，乃勉強歎道：“怎麼不肯早來？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。”寶玉忙攜手垂淚道：“有什麼話留下兩句。”秦鐘道：“并無別話。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，我今日才知自誤了。以後還該立志功名，以榮耀顯達為是。”說畢，便長歎一聲，蕭然長逝了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